

第九部

文百家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中国金榜百家经典



272

中国金榜百家经典

文百家·第九部



A1002221

编选说明

中国文学历史悠久,形式多样,散文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,特别是封建时期推崇“文章经国”、“学而优则仕”,于是在政治社会文化基础上,涌现大量作家和作品,从而推动社会进步,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特色。许许多多的优秀文章流传千古,成为文学典范,历代称诵不绝。如: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,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等等。

两汉由于辞赋的推动,散文更得到极大的发展,有了“文学”和“学术”的不同概念,即“学”或“文学”、“文”或“文章”有其区别。本选本没有具体的散文体裁的分类,所选作品包括赞、表、铭、序、传等多种文体,内容从先秦到唐宋及明清,跨时久远,内容广阔。

本丛书辑文共5部,其中第1部(总第9部)所选为先秦作品;第2部(总第10部)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品;第3部(总第11部)是唐宋八大家名篇;第4、5部(总第12、13部)是明清作品。

本辑采用原文配译文的形式,便于读者理解。其中共收入文作家50余位,作品500余篇。

编 者

2002年4月

目 录

左丘明

- 郑伯克段于鄢 (1)
- 周郑交质 (4)
- 石碏谏宠州吁 (5)
- 臧僖伯谏观鱼 (6)
- 郑庄公戒飭守臣 (8)
- 臧哀伯谏纳郕鼎 (10)
- 季梁谏追楚师 (11)
- 曹刿论战 (13)
-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(15)
- 宫之奇谏假道 (16)
- 齐桓下拜受胙 (18)
- 子鱼论战 (19)

佚 名(《国语》)

- 祭公谏征犬戎 (21)
- 召公谏厉王止谤 (24)
- 襄王不许请隧 (25)
- 单子知陈必亡 (27)

◎

第九部
目 录

◎



展禽论祀爰居	(31)
里革断罟匡君	(34)
敬姜论劳逸	(35)
叔向贺贫	(38)
王孙圉论楚宝	(39)

孔 丘

学而	(42)
为政	(45)
八佾	(49)
里仁	(54)
公冶长	(57)
雍也	(63)

墨 翟

亲士	(68)
修身	(71)
法仪	(74)
三辩	(77)
兼爱上	(79)
兼爱中	(82)
兼爱下	(88)

公羊高(《公羊传》)

- 春王正月 (101)
- 宋人及楚人平 (102)
- 吴子使札来聘 (104)
- 郑伯克段于鄢 (106)
- 虞师晋师灭夏阳 (107)

戴圣(《礼记》)

-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(109)
- 曾子易箦 (110)
- 有子之言似夫子 (111)
- 公子重耳对秦客 (112)
- 杜蕢扬觶 (113)

刘向(《战国策》)

- 苏秦以连横说秦 (115)
- 司马错论伐蜀 (120)
- 范雎说秦王 (122)
- 邹忌讽齐王纳谏 (125)
- 颜觸说齐王 (127)
- 冯援客孟尝君 (129)
- 赵威后问齐使 (133)
- 触龙说赵太后 (134)
- 鲁仲连义不帝秦 (137)



唐雎不辱使命 (143)

乐毅报燕王书 (145)

司马迁

项羽本纪 (151)

高祖本纪 (192)

陈涉世家 (234)

廉颇蔺相如列传 (249)

刘 安

原道训 (267)

真训 (296)

左丘明

左丘明，春秋战国之际鲁国史官。约与孔丘同时期人或稍有前后，其生世除为鲁太史外，余皆不详。一说左丘明为孔丘70弟子之一，但孔丘曾说“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”云云，故又有左氏为鲁君子之说。著有《左传》（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），相传左氏还著有《国语》。

郑伯克段于鄢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庄公，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行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。他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，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！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。蔓，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；将袭郑，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

于鄆。公伐诸鄆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鄆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“克”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！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；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！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！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，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其是之谓乎！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郑武公从申国娶一位妻子，叫武姜，生了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是倒生的，惊吓了姜氏，所以取名寤生，于是姜氏就厌恶他。姜氏喜欢共叔段，想要立他为太子，屡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都不答应。等到庄公登临君位，姜氏就替共叔段请求把制封给他。庄公说：“制，是个险要的城邑，虢叔就曾死在那里。其他地方，只要您吩咐我都听从。”姜氏又请求封给京城，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，人称他京城太叔。

祭仲说：“都邑的城墙，周围超过三百丈，就是国家的祸害。根据先王的制度，大都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都邑不超过五分之一，小都邑不超过九分之一。而现在京城不合法度，太叔不守先王的制度，您将会无法控制的。”庄公说：“武姜想要这样，我哪能避开这个祸害呢？”祭仲回答说：“武姜哪有满足的时候！不如早点替他找个地方，不要让你的势力继续滋长蔓延。蔓延开来，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，

何况是您骄宠的弟弟呢!”庄公说:“不义的事做多了,必定自取灭亡,您姑且等着吧。”

不久,太叔命令西方和北方的边邑一方面属于庄公,一方面属于自己。公子吕说:“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状况,您打算怎么办?如果能把君位让给太叔,那就请让我去侍奉他;如果不想给,就请除掉他,不要使老百姓产生二心。”庄公说:“不用,他将会自己招致祸殃的。”

太叔又收取这些两属之地作为自己的封邑,一直到廩延。子弟说:“可以行动了!如果他的土地扩大了,就会得到众多的人。”庄公说:“不忠义就不能团结人,土地扩大反将走上崩溃。”

太叔修筑城郭,积聚粮草,修整武器,准备步兵、战车,将要偷袭郑国都城,武姜准备打开城门作内应。庄公探听到他们发动突袭的日期,说:“可以了!”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城。京城的人起来反叛太叔段,太叔段逃入鄆城。庄公又追到鄆城讨伐他。五月二十三日,太叔又出逃到共国。

《春秋》上说:“郑伯克段于鄆。”太叔段不象个弟弟,所以不说“弟”。他们象两个国君相战,所以说“克”。称庄公为郑伯,是讥讽他没有教导弟弟。《春秋》说郑庄公本来就有杀弟弟的意图,而又不说段是“出奔”,是因为史官有不便言明的难处。

于是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,还发誓说:“不到黄泉,不要见面了!”可是不久又后悔了。颍考叔当时是在颍谷做管理疆界的官,听说这件事,就去向庄公进献一些礼物。庄公赏他食物,吃的时候,颍考叔挑出肉来放在一边不吃。庄公问他,回答说:“我有老母亲,我的食物都尝遍了。只有没尝过君王的东西,请让我把这些送给她尝尝。”庄公说:“你有老母可送,唯独我没有啊!”颍考叔说:“冒昧地问您,为什么这样说呢?”庄公就对他说明原因,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后悔了。颍考叔回答说:

“您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若是掘地掘到泉水，你们在隧道里相见，谁能说不是在黄泉下相见的呢？”庄公听从了他的话，庄公走进隧道赋诗说：“大隧道之中，心里乐融融。”武姜走出隧道赋诗说：“大隧道之外，心里多畅快。”于是作为母子，还象当初一样融洽。

君子说：颖考叔真是个纯真的孝子啊！爱他的母亲，又能将孝道推广到庄公身上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孝子德行无穷无尽，永久赐及你的同类。”说的就是颖考叔这样的人吧！

周郑交质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。王曰：“无之。”故周、郑交质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

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；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、郑交恶。

君子曰：“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礼；虽无有质，谁能间之？苟有明信，涧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蕴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，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用质？《风》有《采蘋》、《采蘩》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泂酌》，昭忠信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郑武公、庄公先后做周平王的卿士。平王想把庄公的一部分权力分给虢公，庄公怨恨平王。平王说：“没有这事。”所以周和郑就交换人质。周王子狐到郑国做人质，郑公子忽到周朝做人质。

平王去世，周朝的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。这年四月，郑国的祭足率领军队收割温地的麦子。秋天，又去收割成周的谷子。于是周王朝和郑国相互仇恨。

君子说：“信任不出自内心，有人质也没有用处。如果以坦诚、谅解的态度处理事情，再用礼法来约束，即使没有人质，谁又能离间他们呢？如果有纯真无私的信任，即使是山涧、小溪、池塘、小洲里长的野草、浮萍、白蒿、水藻之类的野菜，筐、筥、锜、釜之类的器具，大大小小的积水、道路上的雨水，也可以用来献给鬼神、王公，何况君子缔结的两国之间的信约，按礼法行事，又哪里用得着人质？《国风》里有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，《大雅》里有《行苇》、《洞酌》，这些诗篇都是彰明忠信之道的。”

石碏谏宠州吁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，美而无子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，生孝伯，蚤死。其娣戴妫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。

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。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，庄姜恶之。

石碏谏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，奢，淫，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将立州吁，乃定之矣；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。夫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矜者，鲜矣。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间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。君义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，将祸是务去，而速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

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。

【译文】

卫庄公从齐国娶了太子得臣的妹妹，叫庄姜，美丽却没生儿子，卫国人为她写了一首《硕人》诗。庄公又从陈国娶了位妻子，叫厉妫，生下孝伯，早死。她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，庄姜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。

公子州吁，是卫庄公宠妾的儿子。他受庄公宠爱，喜欢斗武，庄公不加禁止，庄姜讨厌他。

石碏劝谏庄公说：“我听说疼爱儿子，要用义道来教导他，不要让他走上邪路。骄横，奢侈，纵欲，放荡，是来自于邪恶的行为。这四种恶习的养成，是受宠、享禄太过分的缘故。如果准备立州吁为太子，就决定下来；如果还没有决定，那就会留下导致祸乱的阶梯。受宠而不骄横，骄横了而能安于地位下降，地位下降了而能不怨恨，有了怨恨而能自我克制的人，很少啊。而且低贱的妨害尊贵的，年少的欺凌年长的，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近的，新的离间旧的，位分小的凌辱位分大的，淫乱的破坏有礼义的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‘六逆’；国君做事能合乎礼义，臣子能执行君命，父亲能慈爱子女，儿子能孝顺父母，兄长能爱护弟弟，弟弟能尊敬兄长，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顺’。舍弃‘顺’而效法‘逆’，这是加速祸乱到来的原因。治理人民的君主，务必要努力除去祸乱，而您现在却去加速祸乱的到来，恐怕不能这样吧！”

庄公不听。石碏的儿子石厚同州吁交往，石碏劝阻他，也不能听从。卫桓公即位，石碏就告老辞官了。

臧僖伯谏观鱼

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

臧僖伯谏曰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君，将纳民于轨物者也。故讲事以度轨量，谓之‘轨’；取材以章物采，谓之‘物’。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。故春蒐，夏苗，秋猕，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。昭文章，明贵贱，辨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，皮革齿牙、骨

角毛羽不登于器，则君不射，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川泽之实，器用之资，皂隶之事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。”

公曰：“吾将略地焉。”遂往，陈鱼而观之。僖伯称疾不从。

书曰：“公矢鱼于棠。”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。

【译文】

春天，鲁隐公准备到棠看捕鱼的情况。

臧僖伯劝告说：“凡是不能用来讲习祭祀与兵事的物品，不能用来做礼器和兵器的材料，那么君主就不要亲自去办理。君主，是要把百姓纳入‘轨’、‘物’的人。所以他讲习大事来衡量法度，叫做‘轨’；选取材料制成器物以显示它的文采，叫做‘物’。君主做事不合法度，选用不关礼器和兵器的材料，管它叫做乱政。屡次做那些乱政的事，是国家败亡的原因。所以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出猎，都要在农闲的时候进行，并用来讲习军事。每隔三年，就要出外军事大演习，演习后进入国都就要整顿队伍，回到宗庙祭告祖先，饮酒庆贺，清点军用器物 and 俘获的东西。在军事训练中要彰明车、服、旌旗的文采，分明贵贱，辨清等级，排列好少长的顺序，演习军队的威仪。鸟兽的肉不能装在祭器里，鸟兽的皮革、牙齿、骨角、毛羽不能用来制造兵器，所以君主不要猎取，这是古代的法规。至于山林川泽的产物，一般器用的材料，是仆役的事情，是有关官吏管守的事，不是君主所应涉及的。”

隐公说：“我准备巡行视察边境。”于是他就去了棠地。到了那里就让人陈设捕鱼的器具而加以观赏。僖伯推说有病没有跟着去。

《春秋》上说：“鲁隐公在棠邑陈设鱼具。”这是说他不合礼法，并且说他跑到远离国都的地方去了。

郑庄公戒饬守臣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伐许。庚辰，傅于许。颍考叔取郑伯之旗“螯弧”以先登，子都自下射之，颠。瑕叔盈又以“螯弧”登，周麾而呼曰：“君登矣！”郑师毕登。壬午，遂入许。许庄公奔卫。齐侯以许让公，公曰：“君谓许不共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，虽君有命，寡人弗敢与闻。”乃与郑人。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，曰：“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协，而使糊其口于四方，其况能久有许乎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吾将使获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，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。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媾，其能降以相从也。无滋他族实逼处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。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，而况能禋祀许乎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，不唯许国之为，亦聊以固吾圉也。”

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，曰：“凡而器用财贿，无置于许。我死，乃亟去之。吾先君新邑于此，王室而既卑矣。周之子孙日失其序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。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？”

君子谓：“郑庄公于是乎有礼。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。许无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，可谓知礼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，鲁隐公会合齐侯、郑伯攻打许国。初一那天，大军迫近许城。颍考叔拿了郑伯的旗帜“螯弧”先登上城，子都从下面用箭射他，坠落下来。瑕叔盈又拿过“螯弧”旗登上城去，

向四面挥动着旗帜，大喊道：“国君登上城了！”郑国的军队全部登上了城。初三那天，就攻进了许城。许庄公逃奔卫国。齐侯把许地让给鲁隐公。隐公说：“您认为许国违反法度，所以我们跟着您来讨伐它。而今许国已经认罪了，即使您有命令，寡人也不敢参与其事。”于是就把土地给了郑国人。

郑伯派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叔住在许城东部边境地区，说：“天要降祸给许国，鬼神对许国国君也的确不满，就借寡人的手讨伐他。可是，寡人连一两个父兄都不能相安，难道还敢把讨伐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吗？寡人有个弟弟，我们不能和谐地相处，而让他浪迹四方，到处求食，难道还能长久地占有许国吗？希望您好好侍奉许叔，安抚这里的百姓，我将要派遣公孙获来帮助您。假如寡人能得以寿终，上天也许会以礼撤回加于许国的祸害，我宁愿让许公重执国政。若是我们郑国有所请求，希望还会听从，象旧日通婚国家那样互相亲近，也许能屈尊跟从我们。不要让别的宗族逼近而占据这里，来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。我们的子孙连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亡还没有功夫，而何况是祭祀许国的山川土地呢？寡人派您住在这里，不仅只为许国，也是为了暂时巩固我国的边境啊！”于是派公孙获住在许城的西部边境上，说：“凡是你的器用财物，不要放在许国。我一死，你就赶快离开这里！我的祖先在这里是新建城邑，而周王室已经衰落了，周朝的子孙一天天失去所继承的功业。那许国，是太岳的后代，上天既已厌弃周王室的德行，我哪里能与许国争夺呢？”

君子认为：“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有礼数。礼，是经营治理国家，安定社稷，使百姓遵循秩序，使后代获利的。许国没有法度就讨伐它，服罪就放过它，揣度自己的德行来处理，衡量自己的力量来做事，看时机而行动，不连累后代子孙，郑伯这样做，

可以说懂得礼法了。”

臧哀伯谏纳郕鼎

夏四月，取郕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，非礼也。

臧哀伯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；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凿，昭其俭也；衮冕黻珽，带裳幅舄，衡紕纁纁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鞞，鞶厉游纛，昭其数也；火龙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钺鸞和铃，昭其声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。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以临照百官。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。今天德立违，而置其赂器于大庙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？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。郕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，其若之何？”公不听。

周内史闻之，曰：“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！君违，不忘谏之以德。”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，鲁桓公从宋国取来郕大鼎，放置在太庙里，这样做不合礼制。

臧哀伯劝说道：“做国君的，要宣扬德义，阻止邪恶，用这种方法来统御、规范百官；还害怕会有失误的地方，所以还要彰明美德给子孙看。因此太庙用茅草盖屋顶，大辂车中用蒲草结成的席做铺垫，肉汤里不用五味为调料，饮食不吃舂过的精米，这是昭示君主的节俭的；礼服、礼帽、蔽膝、玉笏、腰带、裳裙、绑腿、鞋子、横簪、瑱带、冕带、冕饰，这是彰明朝廷的等级制度的；玉器的彩垫、佩巾、刀鞘、刀柄的装饰、皮带、腰带的饰、旗上的